

论

语

品鉴
第三卷

〔春秋〕孔子 著
谢中山 整理



中国言实出版社

第三卷

〔春秋〕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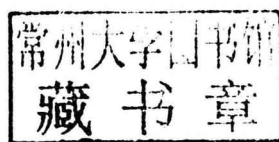
孔子 著

谢中山

整理

论 语 品 鉴

中国言实出版社



贤君第十三

【原文】

哀公问于孔子曰：“当今之君，孰为最贤？”

孔子对曰：“丘未之见也，抑^①有卫灵公^②乎？”

公曰：“吾闻其闺门之内无别^③，而子次之贤^④，何也？”

孔子曰：“臣语其朝廷行事，不论^⑤其私家^⑥之际^⑦也。”

公曰：“其事何如？”

孔子对曰：“灵公之弟曰公子渠牟，其智足以治千乘，其信足以守之，灵公爱而任之。又有士曰林国^⑧者，见贤必进^⑨之，而退^⑩与分其禄，是以灵公无游放之士^⑪，灵公贤而尊之。又有士曰庆足^⑫者，卫国有大事，则必起而治之；国无事，则退而容贤^⑬，灵公悦而敬之。又有大夫史魋^⑭以道去卫^⑮，而灵公郊舍^⑯三日，琴瑟不御^⑰，必待史魋之入，而后敢入。臣以此取之，虽次之贤，不亦可乎。”

【题解】

此章见于《说苑·尊贤》。言孔子不计较卫灵公的生活细节，历举其任公子渠牟，尊林国，敬庆足，贤史魋，而将其放在贤君之列。这与孔子一贯认为“大节是也，小节是也，上君也；大节是也，小节一出焉，一入焉，中君也；大节非也，小节虽是也，吾无观其余矣。”（《荀子·王制》）完全是一致的。

【注释】

①抑：或者。

②卫灵公：名元。卫襄公之子。

③闺门之内无别：此指卫灵公夫人南子，与宋国的公子朝私通的事。闺门，内室之门。古时女子居于内室。无别，没有区别。

④次之贤：置于贤君之列。

⑤不论：不管。

⑥私家：个人的家事。

⑦际：关系。

⑧林国：《说苑·尊贤》作“王林国”。事迹无考。

⑨进：推举出来。

⑩退：隐退。

⑪游放之士：流浪的人；闲散的人。

⑫庆足：人名，无考。

⑬容贤：纳贤。

⑭史魬：卫国的大夫，以直言敢谏著称。相传延陵季子过卫，见到了蘧伯玉和他，便说：“卫多君子，其国无故。”他在临死前曾经遗命规劝灵公退弥子瑕，用蘧伯玉。事见《论语·卫灵公》、《韩诗外传·七》、《左传·襄公二十九年》、《左传·宣公十五年》。

⑮去卫：离开卫国。

⑯郊舍：住在郊外。

⑰不御：不肯进用。

【译文】

哀公问孔子说：“现在世界上的君主，哪一个最好？”

孔子回答说：“我没有看到哟，或者要算卫灵公吧？”

哀公说：“我听说他的宫内，男女关系搞得一塌糊涂，而你把他放在贤君之列，是什么缘故呢？”

孔子说：“我说的是他在政府内所做的事，不管他个人的家庭关系呀！”

哀公说：“他做的事怎么样？”

孔子回答说：“灵公的弟弟叫公子渠牟，他的才智，足以管理一个诸侯小国，他的忠信，又足以守成，卫灵公很亲信他而加以重用。又有一位贤士叫做林国的，他一发现了才德兼美的人，一定要推荐他出来；如果那个人没有出来做官，他就把自己的薪资分给他，是以灵公统治的卫国，没有闲散流浪的人。卫灵公对林国十分尊重。又有一个人叫庆足，卫国一旦发生大的事情，他就挺身而出把事情办好；国家没有什么麻烦了，他就隐退下来，让更多的德才兼美的人在朝廷上作官。卫灵公也很敬爱他。还有一位卫国的大夫叫做史魬，因为主张不同而离开了卫国，卫灵公在郊外住了三个晚上，连音乐也不听，一定要等到史魬回国了，他才回到朝廷。我因为这些才认为他是可取的。那么即使把他放在

贤者之列，不是很恰当吗？”

【原文】

子贡问于孔子曰：“今之人臣，孰为贤？”

子曰：“吾未识也。往者齐^①有鲍叔^②，郑^③有子皮^④，则贤者矣。”

子贡曰：“齐无管仲^⑤？郑无子产^⑥？”

子曰：“赐！汝徒知其一，未知其二也。汝闻用力^⑦为贤乎？进贤^⑧为贤乎？”

子贡曰：“进贤贤哉！”

子曰：“然！吾闻鲍叔达管仲^⑨，子皮达子产^⑩，未闻二子之达贤己之才者也。”

【题解】

此章并见于《韩诗外传·七》、《说苑·臣术》。言孔子认为能为国家推荐才德兼美的人出来治理国家，比个人尽力竭智为国家办事还要好。

【注释】

①齐：古国名。姜姓，开国君主是吕尚，建都营丘（今山东淄博），春秋初期，齐桓公进用管仲，进行改革，国力富强，成为“五霸”，后来君权被田氏所夺，卒为秦所灭。详见《史记·齐世家》。

②鲍叔：即鲍叔牙。春秋时齐国大夫。少时与管仲相友善，共做生意，因为管仲贫困，分财利，每多与。后以齐乱，随公子小白逃到莒国，后来小白在争夺君位中取得胜利，继承了君位，即齐桓公，因而受到桓公的信任。事见《史记·管晏列传》。

③郑：古国名。姬姓，开国君主是周宣王的弟弟郑桓公，封于郑（今陕西华县）。及郑武公即位，先后攻灭了郕和东虢，建都新郑（今属河南），担任周平王的卿士，成为当时的强国，后被韩所灭。

④子皮：郑国的大夫。名虎，子展之子。子展卒，继父为郑的上卿。郑饥，以其父之遗命，“饩国人粟，户一钟，是以得郑国之民”。事见《左传·襄公二十九年》。

⑤管仲：即管夷吾，齐桓公的相。见《致思第八》。

⑥子产：名侨。穆公之孙，子国之子。公子之子曰公孙，故称公孙侨。因为居于东里，故又称东里子产。从郑简公时始执国政，历定、

献、声三朝。时晋楚争霸，郑国弱小，处于两强之间，子产不卑不亢，保持中立，使郑国得以无事。详见《史记·郑世家》。

⑦用力：尽自己的才力。

⑧进贤：推荐才德兼美的人出来做官。

⑨鲍叔达管仲：事见《史记·齐世家》。鲍叔牙对齐桓公说：“君将治齐，即高侯与叔牙足也。君且欲霸王，非管夷吾不可。”于是桓公授管仲以政。

⑩子皮达子产：事见《左传，襄公三十年》：“郑子皮授子产政，辞曰：‘国小而偏，族大宠多，不可为也。’子皮曰：‘虎帅以听，谁敢犯子？子善相之。国无小，小能事大，国乃宽。’子产为政。”

【译文】

子贡问孔子说：“如今世界上这些做臣子的，哪一个最好？”

孔子说：“我不晓得啊！过去，齐国有个鲍叔，郑国有个子皮，可说是最好的了。”

子贡说：“齐国难道没有管仲，郑国难道没有子产吗？”

孔子说：“你只知其一，不知其二啊！你觉得把个人的才力贡献给国家好呢？还是推荐才德兼美的人给国家好呢？”

子贡说：“推荐才德兼美的人出来作官，自然要好啊。”

孔子说：“是的。我听说鲍叔推荐了管仲，子皮推荐了子产，没有听说过管仲和子产推荐过比他更有才德的人呀！”

【原文】

哀公问于孔子曰：“寡人闻忘之甚者^①，徙^②而忘其妻，有诸^③？”

孔子对曰：“此扰未甚者也，甚者乃忘其身^④。”

公曰：“可得而闻乎？”

孔子曰：“昔者夏桀^⑤贵为天子，富有四海，忘其圣祖^⑥之道。坏其典法^⑦，废其世祀^⑧，荒^⑨于淫乐^⑩，耽湎^⑪于酒。佞臣^⑫谄谀，窥导^⑬其心；忠士折口^⑭，逃罪不言。天下诛桀而有其国，此谓忘其身之甚矣。”

【题解】

此章见于《说苑·敬慎》。言孔子因哀公之间，戒以勿近佞臣，勿耽酒色，否则就有亡国丧身的危险。

【注释】

①忘之甚者：最健忘的人。

②徙：迁徙；搬家。

③有诸：有这个事吗。诸，“之乎”两字的合音。

④忘其身：忘掉了他本人。身，本身。

⑤夏桀：夏代的末代君主。儒家传统的暴君典型。名履癸，残酷剥削，暴虐荒淫，诸侯多叛，百姓弗堪，汤率兵伐之，桀走鸣条，遂放而死。见《史记·夏本纪》。

⑥圣祖：指夏朝的开国君主夏禹。他曾经疏导江河，大修水利，居外十三年，三过其门而不入。薄衣食，卑宫室，拜善言，重用皋陶和益。于是众民乃定，万国乃治。见《史记·夏本纪》。

⑦典法：制度法令。

⑧世祀：世代享有的祭祀。

⑨荒：迷乱。

⑩淫乐：享乐过度。

⑪耽湎：沉溺。耽，非礼之乐叫耽。湎，沉迷。

⑫佞臣：阿谀奉承的奸臣。

⑬窥导：伺隙诱导；暗中乘机加以引导。

⑭折口：杜口；把嘴巴封起来。

【译文】

哀公问孔子说：“最健忘的人，在搬迁的时候，连老婆也忘了，有这回事吗？”

孔子回答说：“这还不算最健忘的啊，最厉害的连他本人也忘了呢。”

哀公说：“能够说给我听听吗？”

孔子说：“从前，夏代的桀王，享有天子的尊贵，拥有四海的财富，丢掉他的圣祖夏禹的治国准则，破坏了禹的典章制度，废弃禹世代享受的祭祀，过度的荒淫享乐，整天沉迷于酒色之中，那些阿谀逢迎的奸臣，便暗中窥察他心中的淫欲，而加以引导，使得忠臣把口封起来，以逃避刑戮。于是天下的人起来杀了桀王，占有他的国家，这不是最健忘的人连他本身也丢了吗？”

【原文】

颜渊^①将西游于宋^②，问于孔子曰：“何以为身^③？”

子曰：“恭敬忠信而已矣。恭则远^④于患，敬则人爱之，忠则和^⑤于众，信则人任之，勤斯四者，可以政国^⑥，岂特^⑦一身者哉？故夫不比于数^⑧而比于疏^⑨，不亦远乎？不修其中^⑩而修外者，不亦反乎？虑^⑪不先定，临事而谋，不亦晚乎？”

【题解】

此章见于《说苑·敬慎》。言孔子主张先从自己做起，完善自己的内心修养，才能全身远患。

【注释】

①颜渊：即颜回。孔子弟子。

②宋：古国名。子姓，开国君主是微子启，建都商丘（今属河南），宋襄公时，曾一度强盛，企图称霸，没有成功，后被齐所灭。

③为身：为自己；尊重自己。

④远：离开。

⑤和：和洽。

⑥政国：正国；正一国的风气。政，通“正”。

⑦特：独。

⑧数：亲近。

⑨疏：疏远。

⑩中：内心。

⑪虑：谋虑；谋划。

【译文】

颜渊准备到西边的宋国去游宦，向孔子请教说：“怎样才能保全自己，使自己受到尊重？”

孔子说：“恭谨、敬慎、忠贞、诚信就可以。恭敬，就可以远离祸患，敬慎，人们就会亲近你，忠贞，就能与群众关系和洽，诚信，人们就会信任你。勉力做到以上四个方面，可以正一国的风俗，岂止为了本身么？所以不和亲的接近，而和疏的接近，不是相距越远吗？不去修养自己的内心，而去做表面功夫，不是适得其反吗？不先决定谋划，临时才去想办法，不是太晚了吗？”

【原文】

孔子读《诗》，于《正月》^①六章，惕焉如惧，曰：“彼不达^②之君子，岂不殆哉？从上依世^③，则道废^④；违上离俗^⑤，则身危。时不兴善^⑥，己独由之^⑦，则曰非妖即妄^⑧也。故贤也既不遇天^⑨，恐不终其命焉。桀杀龙逢^⑩，纣^⑪杀比干^⑫，皆是类^⑬也。《诗》曰：‘谓天盖高，不敢不局；谓地盖厚，不敢不跼^⑭。’此言上下畏罪，无所自容也。”

【题解】

此章亦见于《说苑·敬慎》。言孔子认为生活在乱世的人，无论“从上依世”，还是“违上离俗”，都是很危险的，因而更加需要谨慎小心。

【注释】

①正月：《诗·小雅》中的篇名。诗《序》云：“《正月》，大夫刺幽王也。”

②不达：不通达，即不遇时。

③从上依世：顺从上面，依照世俗。

④道废：放弃自己的学说。

⑤违上离俗：违背上面，离开世俗。即不同流合污。

⑥兴善：提倡好的。

⑦由之：用之；去实践它。

⑧非妖即妄：不是妖孽，便是狂妄。

⑨不遇天：不过时；不过明主。

⑩龙逢：即关龙逢。夏代的贤臣。相传“桀为酒池，可以运舟；糟丘，足以望十里”。（见《韩诗外传·四》）关龙逢极谏，桀把他囚禁起来，并杀害了他。

⑪纣：商代的暴君。

⑫比干：殷纣王的叔伯父（一说：纣的庶兄）。相传纣作炮烙之刑，王子比干曰：“主暴不谏，非忠也；畏死不言，非勇也。”于是立朝极谏，被纣剖其心而死。事见伪古文《尚书·泰誓》、（武成）及《韩诗外传·四》。

⑬是类：与此相似。

⑭谓天盖高四句：见《诗·小雅·正月》。局，曲；弯着腰。跼，

小步的走：轻轻的走。

【译文】

孔子读到《诗经》的《正月》第六章，忽然警惕起来，好像很忧惧的样子说：“那些不遇时的人，难道不危险吗？听从上面的，依照世俗的办，那么你就要放弃自己的学说和操守；违背上面的、摆脱世俗的成见去干，那么你就要陷入危险的境地。那个时代不提倡好的善的，而你却去干好事善事，就会被说成不是妖孽，便是狂妄啊。所以才德兼美的人如果没有遇到明时明君，恐怕很难得到善终啊。夏桀杀了龙逢，商纣杀了比干，都是这么样的。《诗经》的《正月》上说：“说天很高吗，我却不敢不弯着腰儿；说地很厚吗，我却不敢不轻轻地走。”这是说上下左右都张着网罗，随时都有遭到刑戮的危险，简直没有容身之地啊。”

【原文】

子路问于孔子曰：“贤君治国，所先者何？”

孔子曰：“在于尊贤^①而贱不肖^②。”

子路曰：“由闻晋中行氏^③尊贤而贱不肖矣，其亡何也？”

孔子曰：“中行氏尊贤而不能用，贱不肖而不能去。贤者知其不用而怨之，不肖者知其必已贱而仇之。怨仇并存于国，邻敌构兵^④于郊，中行氏虽欲无亡，岂可得乎？”

【题解】

此章见于《说苑·尊贤》。言孔子认为管理国家，首要的事是“尊贤而贱不肖”。但如果“尊贤而不能用，贱不肖而不能去”，那就会使自己更加陷于孤立，从而招致灭亡。

【注释】

①尊贤：把贤者放在尊显的地位。尊，尊显；重用。贤，才德兼美的人。

②不肖：不才。

③中行氏：春秋时，晋文公建立步军三行，荀林父将中行，被称为中行氏。其后荀氏子孙，代掌国政。至中行荀寅叛晋，奔至朝歌，荀氏始衰。《左传·昭公二十九年》，蔡墨曾经预言：“中行氏其亡乎！中行寅为下卿而干上令，擅作刑器，以为国法，是法奸也。”

④构兵：交战。

【译文】

子路问孔子说：“英明的君主治理国家，应该把什么放在首要的位置呢？”

孔子说：“在于重用才德兼美的人，而把不才的放在卑下的位置。”

子路说：“我听说晋国的中行氏，尊重才德兼美的人，鄙弃不才的人，结果却要逃亡到外边去，是什么原因呢？”

孔子说：“中行氏尊重才能兼美的人，却不能加以重用；鄙弃不才的人，却又不解除他的职务。才德兼美者知道他不会重用自己，因而埋怨他；不才者知道他一定鄙弃自己，因而仇恨他。埋怨他的和仇恨他的，在国内同时都有；而邻近的敌国又交战于外，中行氏虽想不逃亡，难道办得到吗？”

【原文】

孔子闲处^①，喟然而叹曰：“向使^②铜鞮伯华^③无死，则天下其有定矣。”

子路曰：“由愿闻其人也。”

子曰：“其幼也，敏而好学；其壮也，有勇而不屈；其老也，有道而能下人^④。有此三者，以定天下也，何难乎哉！”

子路曰：“幼而好学，壮而有勇，则可也。若夫^⑤有道下人，又谁下哉？”

子曰：“由不知！吾闻以众攻寡，无不克也；以贵下贱，无不得也。昔者周公^⑥居冢宰^⑦之尊，制天下之政，而犹下白屋之士^⑧，日见百七十人，斯岂以无道也？欲得士之用也。恶^⑨有有道而无下天下君子哉？”

【题解】

此章亦见于《说苑·尊贤》。言孔子主张“以贵下贱”，就能无求而不得。

【注释】

①闲处：清闲地独居着。

②向使：假使；倘若。

③铜鞮伯华：羊舌赤。字伯华，食采于铜鞮，因名铜鞮伯华。见《弟子行第十二》。

④下人：谦逊地退居人后。即对人谦虚。

⑤若夫：至于。

⑥周公：即姬旦。周文王之子，曾辅助武王灭纣。他曾经告诫其子伯禽说：“我文王之子，武王之弟，成王之叔父，我于天下亦不贱矣。然我一沐三捉发，一饭三吐哺，起以待士，犹恐失天下之贤人。”见《史记·鲁周公世家》。

⑦冢宰：一称大宰。周代官名，居六卿之首。

⑧白屋之士：平民。古代平民所住的屋不加彩饰，故称白屋。

⑨恶：疑问代词。怎么；如何。

【译文】

孔子闲居在家，长长地叹了一口气说：“假使铜鞮伯华没有死，那么天下或者就太平了啊。”

子路说：“我希望听听他的为人。”

孔子说：“当他年轻的时候，聪明而又好学；当他壮年的时候，勇力过人而又从不屈服；到了年老的时候，很有修养而又能谦虚逊让，甘居人下。有这么三个方面的德行，拿来管理天下，还有什么困难呢？”

子路说：“年轻的时候喜欢学习，年壮的时候很有勇气，那当然是好的。至于自己很有修养，而又谦虚地退居人下，到底要甘居哪一个之下啊？”

孔子说：“子路，你不懂得啊。我听说人数多的去攻打人数少的，没有打不赢的；处于尊贵的地位，能够谦居人下，没有达不到的目的。从前周公旦位居六卿之首，制订天下的政令，可他仍然谦虚地对待平民，每天被他接见的人，多达一百七十二这难道没有原因吗？他是想得到所有人的才力为其所用啊，哪里有很有修养、很有办法的人，却失去了天下有修养有道德的人呢？”

【原文】

齐景公^①来适鲁，舍于公馆^②，使晏婴^③迎孔子。

孔子至，景公问政焉。孔子答曰：“政在节财^④。”

公悦。又问曰：“秦穆公^⑤国小处僻^⑥而霸，何也？”

孔子曰：“其国虽小，其志大；处虽僻，而其政中^⑦，其举也果，其谋也和，法无私^⑧而令不偷^⑨。首拔^⑩五羖^⑪，爵之大夫^⑫，与语三日而授之以政^⑬。此取之，虽王可，其霸少矣^⑭。”

景公曰：“善哉！”

【题解】

本章亦见于《说苑·尊贤》。言孔子盛赞秦穆公的执法公平，用人唯贤。

【注释】

①齐景公：名杵臼。庄公的异母弟。他一被立为君，便以崔杼为右相，庆封为左相，自己则“好治宫室，聚狗马，奢侈，厚赋重刑”。孔子曾经说过：“齐景公有马千驷，死之日，民无得而称焉。”（《论语·季氏》）说明他是一个昏君。

②公馆：公家所建的宾馆。

③晏婴：齐卿。即晏平仲。

④节财：节省财用。

⑤秦穆公：名任好。春秋时“五霸”之一。以任用百里奚、蹇叔、由余为谋臣，击败晋国，俘获晋惠公，遂霸西戎。

⑥处僻：处于僻远的西方。

⑦而其政中：是。中，不偏不倚。

⑧无私：没有偏私。

⑨不偷：《说苑·尊贤》作“不偷”，是不懈怠、不苟且的意思。

⑩首拔：第一个被选拔的。

⑪五羖（gǔ）：即百里奚。相传百里奚从秦国逃到苑，被楚人拘留，秦穆公知道以后，用五张羊皮把他赎回，并授以国政，称五谷大夫。见《史记·秦本纪》。

⑫爵之大夫：授予他以大夫的官位。爵，爵位。

⑬而授之以政：《说苑·尊贤》作“而授之政”。“以”字属下句，为“以此取之”，应是。此处当有错简。

⑭少矣：不够；不足。

【译文】

齐景公来到了鲁国，住在公家的馆舍里，打发晏婴把孔子接了来。

孔子到了，齐景公请教他怎样才能治理国家，孔子回答说：“为政的要务，在于节省财用。”

齐景公很高兴。又向孔子请教说：“秦穆公的国土很小，又处在边远的地方，可是他成了霸主，原因何在呢？”

孔子说：“他的国家虽然很小，但他的志向很大；地方虽然偏僻，但他的政令能够不偏不倚。他的行动很果敢，他的谋划很协调，他的法制没有偏私，他的政令毫不苟且。第一个被选拔出来的是百里奚，给他以大夫的爵位，跟他谈了三个整天，便把政务交给了他。从这个方面来评价他，即使建成了王业也是可以的，只建立了霸业，还不够啊。”

齐景公说：“说得多好啊。”

【原文】

哀公问政于孔子。

孔子对曰：“政之急者，莫大乎使民富且寿也。”

公曰：“为之奈何？”

孔子曰：“省力役^①，薄赋敛^②，则民富矣。敦^③礼教^④，远罪疾，则民寿矣。”

公曰：“寡人欲行夫子之言，恐吾国贫矣。”

孔子曰：“《诗》云：‘恺悌君子，民之父母^⑤。’未有子富而父母贫者也。”

【题解】

此章见于《说苑·政理》。言孔子主张推行薄赋敛，轻刑罚的仁政，就能使人民富而且寿。

【注释】

①力役：劳役；征用的民力。

②赋敛：征税。敛，征收。赋，田赋。

③敦：督促；勉励。

④礼教：礼仪教化。

⑤恺悌君子二句：见《诗·大雅·洞酌》。恺悌，和乐简易。

【译文】

哀公向孔子请教如何治理国家，孔子回答说：“施政的急务，没有比让民众富裕起来、长寿起来更重要了。”哀公说：“怎么个做法呢？”孔子说：“节省劳役，减轻赋税，那么老百姓就富裕起来了；励行礼教，避免刑戮，那么老百姓就可以长寿了。”哀公说：“我想按照你的话去办，恐怕我们的国家就要贫困起来了。”孔子说：“《诗经》上说得好：‘简易和乐的贵族阶级，是老百姓的父母啊。’从来没有子女富裕了，而父母却陷于贫困的呀！”

【原文】

卫灵公问于孔子曰：“有语寡人^①，‘有国家者，计之于庙堂^②之上，则政治矣。’何如？”

孔子曰：“其可也。爱人者则人爱之，恶人者则人恶之。知得之己^③者则知得之人。所谓不出环堵之室^④而知天下者，知反己^⑤之谓也。”

【题解】

此章并见于《吕氏春秋·季春纪·数尽》及《说苑·政理》。言孔子主张一切从自己做起，要勤于内省，善于反思。

【注释】

①有语寡人：有的人告诉我。语，告诉。寡人，寡德之人。君主的谦称。

②庙堂：朝廷。

③得之己：得之于己。即在自己方面获得的。得，取得；获得。

④环堵之室：狭隘的住宅中。《吕览·先己》作“门户”。

⑤反己：自己反省。《吕览·先己》作“反于己身”。《说苑·政理》作“反之己”。意义并同。

【译文】

卫灵公问孔子说：“有人告诉我，治理一个国家，只须在朝廷中好好筹划一下，就可以使政治清平了，怎么样？”

孔子说：“或者可以吧？爱人的，别人也就爱他；憎恨别人的，别人也就憎恨他；晓得如何从自己方面获得的东西，也就知道如何从别人那里得到。所谓不要离开你那狭隘的环境，而能够了解天下的大事，就是勤于反省、善于反思的结果啊。”

【原文】

孔子见宋君，君问孔子曰：“吾欲使长有国^①，而列都^②得之。吾欲使民无惑^③，吾欲使士竭力，吾欲使日月当时^④，吾欲使圣人^⑤自来，吾欲使官府治理，为之奈何？”

孔子对曰：“千乘之君^⑥，问丘者多矣，而未有若主君之问问之悉^⑦也。然主君所欲者，尽可得也。丘闻之，邻国相亲，则长有国；君惠臣忠，则列都得之；不杀无辜^⑧，无释罪人，则民不惑；士益之禄^⑨，则皆竭力；尊天敬鬼^⑩，则日月当时；崇道^⑪贵德^⑫，则圣人自来；任能^⑬黜否^⑭，则官府治理。”

宋君曰：“善哉！岂不然乎！寡人不佞^⑮，不足以致之也。”

孔子曰：“此事非难，唯欲行之云耳^⑯。”

【题解】

此章见于《说苑·政理》。言孔子善于就宋君提出的六个“吾欲”，诱导其实行自己的仁政思想。

【注释】

①长有国：永远拥有国家。

②列都：众多的都邑。列，众多。

③无惑：不惑乱；不迷惑。

④日月当时：寒暑适当，晴雨适时。即没有自然灾害。

⑤圣人：道德修养到了最高境界的人。

⑥千乘之君：诸侯国的君主。千乘，代指诸侯。

⑦悉：详尽。

⑧无辜：无罪。

⑨益之禄：增加薪资。益，增加。禄，薪金。

⑩尊天敬鬼：尊敬上天，敬重祖宗。

⑪崇道：提倡仁政。崇，推重；提倡。

⑫贵德：贵显品德高尚的人。

⑬任能：任用有才能的人。

⑭黜否：罢免没有才能的人。

⑮不佞：不才。谦称。

⑯云耳：语末助词。相当于“如此而已”。

【译文】

孔子拜见了宋国的君主，君主问孔子说：“我想要永远拥有国家，得到众多的都邑；我想要让百姓不受别人的煽动而迷惑起来；我想要知识阶层，为国家竭尽自己的才力；我想要日月的运行正常，风调雨顺；我想要学问道德达到最高境界的人，不请自来；我想要各级政府衙门廉洁奉公，提高效率，到底要怎样才能办到啊？”

孔子回答说：“诸侯国的君主问过我的很多啊，但没有一个问得你这么详尽的。不过你所想要的，都是可以得到的。我听说过：搞好睦邻的关系，就可以永久拥有自己的国家；君主仁慈，臣下忠贞，就可以得到众多的城镇；不杀无罪的，不放过有罪的，那百姓就不会惑乱；提高知识分子的待遇，知识分子就会把自己的全部才力奉献给国家；尊崇上天，敬重祖宗，日月就会运行正常，不会发生自然的灾害；提倡仁政，使品德高尚的人显贵起来，学问道德达到最高境界的人，就会不请自来；重用有才能的人，罢免没有才能的，各级政府就能提高工作的效率，改进工作的作风。”

宋国的君主说：“说得好啊，难道不是这样吗？可惜我这不才，不能够办到啊。”

孔子说：“这样做并不很难，只是你想不想做罢了。”

辩政第十四

（节录）

【原文】

孔子曰：“忠臣之谏君，有五义^①焉：一曰诤谏^②，二曰戇谏^③，三曰降谏^④，四曰直谏^⑤，五曰讽谏^⑥。唯度主^⑦而行之，吾从其讽谏乎？”